

红楼佛影

张毕来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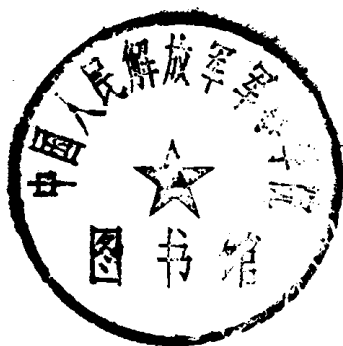




2 037 2821 6

红楼佛影

张毕来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朱展程

红 楼 佛 影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

张 毕 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书号：10078·3072 定价：0.47 元

序

《红楼梦》这部小说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我们所熟悉的这座“红楼”里有个佛的影子。本书所谈的就是这个佛影在红楼里的情况，所以就叫它《红楼佛影》。本书第一节曾以《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作题目在《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发表过，现在就把这个题目作为《红楼佛影》的副标题。

虽然是泛论《红楼梦》中的佛家思想影响，却有个重点，就是贾宝玉出家。贾宝玉出家是读《红楼梦》和研究《红楼梦》的同志们常常议论的问题。我在《漫说红楼》一书第四章中的《论贾宝玉的徘徊两途出入三家及其发展趋向》和第五章中的《贾宝玉出路问题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两节里作过一些分析。在那里，是就《红楼梦》小说中的形象描述研究宝玉出家的思想意义；在这里，是就清初社会的历史事实研究宝玉出家的时代背景：两者互相发明，互相补充。《漫说红楼》，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现在把这个《红楼佛影》也印出来，一起向读者请教。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学得不好，《红楼梦》

也读得不够，有关清代的历史知识又很浅薄，无论《漫说红楼》中的那些议论也好，本书中的这些议论也好，肤浅是不用说的了，缺点和错误一定也是不少的。在《漫说红楼》的《后记》里，我说过如下的几句话。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篇文章写好了，自以为对，经同志们一番讨论，就往往发现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时自以为对，过了一些日子，自己也觉得错了。我们经常处在这种不断地觉得对又不断地发现错了的过程中。这个管窥蠡测之作，我敬请读者指教。有错误，同志们指出来了，我就来改正。过了一些日子，如果有所长进，自己看出错误，我也来改正。”这些话，适用于《漫说红楼》，自然也适用于本书。

张毕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引 言 且来清理一笔旧账	(1)
--------------------	-------

第一节 士大夫的禅悦生活及其思想实质	(4)
--------------------------	-------

一、大小和尚和大小道士，他们的个性和 共性	(4)
--------------------------------	-------

二、士大夫的雅气之中的禅味及其来源	(16)
-------------------------	--------

三、妙玉吟诗，宝玉参禅；出家士大夫和在家大 和尚的同一性问题	(24)
---	--------

四、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 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	(33)
--	--------

(一) 略说学人好佛及其特点	(36)
----------------------	--------

(二) 士大夫和大和尚的师友关系及其思想 基础和政治背景	(42)
---------------------------------------	--------

(三) 儒释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在 文风上的反映	(52)
-----------------------------------	--------

第二节 士大夫出家 and 儒家伦理规范之间的对立和	
----------------------------	--

统一	(71)
一、佛家在佛学方面迁就儒学,在学佛方面迁就儒生	(72)
(一) 佛门忠臣孝子	(73)
(二) 行盗行淫无妨般若	(81)
(三) 参禅,士大夫的概念游戏	(86)
(四) 一阐提人均得成佛	(90)
二、清初士大夫为保全儒家伦理规范而出家	(95)
(一) 报亲恩以出家;论大错的不报之报 不酬之酬	(97)
(二) 论佛门纷争;以孔孟为依据,索是非于 黄尘	(103)
三、清初的诗僧和僧诗;士大夫出家后的 新面貌	(110)
(一) 诗僧;大和尚出俗入俗的好标本	(112)
(二) 早期僧诗中的民族气节及其 社会意义	(117)
(三) 晚期僧诗风气转变的社会根源	(128)
第三节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对《红楼梦》形象描述的影响	(137)
一、《红楼梦》反映士大夫出家的一般情况,不反映清初的特殊情况	(140)
二、《红楼梦》作者同情真诚的出家,反对出俗入俗的庸俗和虚伪	(151)
三、曹雪芹和高鹗在宝玉出家问题上的异同	(162)

引言 且来清理一笔旧账

要弄清楚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我们得跟清初的一些大和尚打交道，难免还要说几句涉及佛教教义的话。

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宗教存在的根源的逐步消失，一切宗教必然归于消亡。佛教当然也如此。不过，宗教的全面消亡是将来的事，如就现在而论，尤其是就过去千百年的实际情况而论，宗教跟我们的关系实在是极其密切的，尤其是佛教。

这种密切关系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至晚，六朝时期的作品里就已经有释家思想在内了。一直到五四运动的起来，千百年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很少有不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红楼梦》也不例外。

佛教传到我国以来，两千年了，它对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基本上是毒害。佛

教哲学，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等，借此论证一套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佛家的方法和理论，极其繁琐，也极其虚妄，而且矛盾百出。其中有没有一点辩证法；他们的逻辑有无可取之处；他们的理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可以批判地吸收，用作反面教材，供我们探求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发展史时作比较的参考；佛经对我国音韵学和文学等等有何影响；有些佛徒，例如那些来往于国与国之间的大和尚，有的在国家外交上起积极作用，在文化交流方面发生好影响，对这些佛徒如何评价；甚至佛教在这两千年中客观上是不是也在一定条件之下被人民利用作为斗争手段过，如何利用的；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研究的。我们这里只讲一点，就是佛教教义中的出世思想，因为这与我们研究《红楼梦》中有关宗教部分，尤其是此书的结局，即宝玉出家有关。

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自然界如此，社会亦如此。人类社会，在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各种斗争，如改造自然，反对那些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进行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等等，逐步向更高级的形态转化。人类对客观规律，是逐渐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一代一代的人都应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贡献力量，尽他的历史任务。但是，从同一的客观现象之中，佛教徒却得出“生命无常，一切都是虚幻”的荒谬结论，他们拿这个厌世思想来毒害人。他们叫大家“无净”，就是叫大家对社会斗争采取逃避的态度，叫大家出世，叫大家修行，以“涅槃”为乐。什么叫“涅槃”？在常人看来，就是

“死”。在佛徒说来，那是一种不死不生的状态，意义尤在于“不生”，不生，就永远逃出了他们所捏造的“轮回”之苦，所以是个快乐境界。按照他们的理论，客观世界是幻相，是“假号”。“假号不真”，一切都“空”。因此，对人们说来，现实世界的一切是无足轻重的。人们对世间的种种苦难，如受剥削、受压迫、受凌辱等等，都应该忍受，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解脱。他们说，人世间变化无常而又肮脏，人们生活于其间，只是没完没了的痛苦。另一个世界，天堂，则是“常、乐、我、净”，非常之好。大家何苦在人间追求，不如修行出家，到天堂过好日子去。

佛家教人对现实采取消极态度，退出社会；这是向一切正视人生正视现实正视阶级斗争的人进行欺骗。如果人们都消极了，对一切苦难都忍受，不从事斗争，这当然便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佛家这样说，实际上是叫别人消极对世而他们却积极对世，叫人退出社会而他们却进入社会，叫人不进行斗争而他们却以骗人民消极对世退出社会不从事斗争的办法来进行斗争。他们这样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出世思想之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毫无疑义的。

这种思想，在今天说来，如果有，也属于“怪想”一类，本可置诸不议不论之列。当然，佛家迷信思想的流毒，仍然有待破除。不过我在这里要对佛家议论一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红楼梦》中有关宗教的种种描述的意义，尤其是宝玉出家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只得用最大的耐心来清理一笔旧账。这笔旧账就是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

第一节 士大夫的禅悦生活 及其思想实质

研究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不妨从探讨士大夫与大和尚的关系开始。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两点。第一点，我们说大和尚，不说小和尚，也就是要研究大和尚和小和尚各自的个性。第二点，我们只说和尚，一般不说道士，我们用“和尚”二字代表道士以及尼姑道姑卦姑一流人物，也就是要研究和尚和道士之间的共性。总而言之，我们要研究封建社会的宗教界的统治阶层，而以大和尚为代表。

一、大小和尚和大小道士， 他们的个性和共性

我读黄宗羲《平阳铁夫诗题辞》（见《南雷文定》三集），见他

对某些和尚挖苦得很厉害。他说：

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余。闲时游览，但见有物象人，诘之，口辄动，所谓“僧”也。此曹不可与共谈笑，况于诗乎！

黄宗羲这种挖苦，在我看来，是不应该的，至少是大可不必。不过，从他这个话也可以看出，谈起和尚来，事实上总是要分类的。不但我现在如此，古人也如此，标准不同罢了。

我把和尚分为大和尚和小和尚两类。我之所谓“大和尚”，指那些在和尚界也属于统治者剥削者的一批寄生虫，至于“小和尚”，则指那些在空门也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我分类是以社会身份为标准。准此，则《红楼梦》中馒头庵的净虚，清虚观的张道士，栊翠庵的妙玉，都应编入大和尚的队伍，而芳官和智能以及其他小尼姑小道士，则应往小和尚那里去归队。大和尚的特点，是有权有势，地位高，剥削人；小和尚相反，无权无势，地位卑下，被剥削。

馒头庵的住持，净虚，经常与贾府一类达官贵人之家往来。她还与王熙凤一起搞包揽词讼的勾当。智能则常年从事劳役。清虚观的张道士是贾府老太爷的替身。贾府一批夫人公子小姐到了清虚观，别的道士都给赶开了，独他一人能够上前来陪贾母聊天。他那里的小道士们，有的被王熙凤迎面就是一记耳光，有的由于张道士收罗礼品以逢迎贾府，还不得不把所有的零星财物供献出来。妙玉一年到头除了来大观园跟黛玉惜春等吟诗下棋外，在庵里就是打坐。

她那里的小尼姑们就伺候她。以上这些尼姑道士们，就身份说，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看智能儿跟她师父一起到贾府那一天的情况就知道了，见第七回。在那里，周瑞家的问智能儿：“十五日的月例香供银子可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儿说：“不知道！”甲戌本在这里有一条批语，说道：

妙！年轻未任事也。一应骗布施哄斋供诸恶皆是老秃贼设局。

脂批乱说一通的地方是很多的，这一条却可取，只是说得不全面。

小和尚多半是可怜的。他们可说是一批被欺骗被剥削被役使被卑视的人。就思想感情而论，特点是糊涂，麻木。他们中间倒很可能有一些佛教的虔诚之士，老老实实地相信佛说，认真断绝尘缘，心如枯井一般在那里苦行苦修（当然，大和尚中也会有这样的虔诚之士。这一点以后再说）。其中头脑清醒一点的，例如智能儿，当时就看出馒头庵是个牢狱，后来终于偷偷逃出，到城里来找秦钟，但是，没有好结果。头脑糊涂感情麻木的，就会越陷越深，成为黄宗羲所说的那种象人之物。但是，这些小和尚，一般说来，却非为非作歹之徒。他们骗人，但也被骗。所以，黄宗羲对他们的挖苦，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不过，黄宗羲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以能诗与否作为标准，把和尚分为两类。一类能诗，雅；另一类不能诗，俗。雅的，可与为师友。他这时就正在替一个大和尚的著作题辞。

对这位和尚，他的评价很高，说是：其诗“不染纤尘，真英灵衲子”。对于那些不能诗的俗和尚，黄氏认为，“此曹不可与共谈笑，况于诗乎！”

黄宗羲的这种分类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了一般士大夫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拿钱谦益为例。《黄梨洲文集》附录中有一封钱谦益给黄宗羲的信，其中有云：

迩来则开堂和尚，到处充塞，竹篥拄杖，假借缙绅之宠灵，以招摇簧鼓，士大夫挂名参禅者无不入其牢笼。

对于这一批“招摇簧鼓”的和尚，钱谦益说，他自己是“热喝痛骂，斥为魔民邪师，不少假借”的。但是，另有一些和尚则是可敬的，钱氏说：

第不可因此辈可笑可鄙，遂哆口谤佛谤僧。譬如一辈假道学大头巾，岂可归罪于孔夫子乎？斯世中岂无一二高僧，精通佛说，禅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领众，萧然于空山古寺之中，人亦无从物色耳！

钱谦益这些话有许多错误，且不去说它。这里要说的是：可见他对和尚的分类是以有无学问为标准。而他之所谓有学问，就是“精通佛说，禅律交修”。禅律交修，就是又搞坐禅那一套，又研究佛教教义。事实上，钱氏心目中的所谓有学问，还不止此。他是要求既知佛，亦知儒。他本人

就以两者均通自命。他说：“学佛而不知儒，学儒而不知佛”，“各见一边，总使成就，只是一家货耳！”“一家货”不行，钱谦益要开杂货铺子。

钱谦益说：“斯世中岂无一二高僧，精通佛说，禅律交修者！”何尝没有，而且不止一二。也不必劳驾到空山古寺之中去找，其中有一些，他自己会跑到闹世里来的。我们现在要跟他们打交道的，就是一批禅律交修，亦儒亦释的高僧。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批高僧与士大夫的关系。

以上说的是大和尚和小和尚各自的特点，他们的个性。

他们有没有共性？当然有。同是出家人，同是“和尚”，这也就是他们的共性。此外，还有种种体现共性的情况。

一个人出家之后，可以是和尚，也可以是小和尚。例如惜春，她立志出家之时，是虔诚的，真想逃出红尘，求解脱，并没有到佛门去争权夺利称王称霸的念头。但是，她以后的变化就有种种可能。她如果象妙玉那样过日子，那是和尚；如果象智能儿那样生活，就是小和尚，或者就成为黄宗羲所嘲笑的那种和尚。依我推想，惜春出家之后，十有八九是当和尚。我们看第一百十八回。那里说，惜春决定出家，王夫人问彩屏等：“谁愿跟姑娘修行？”彩屏等人说：“太太们派谁就是谁”。王夫人一听，知道她们都不愿意，正要叫别的丫头来问，紫鹃走上前来，说道：“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辈子，不知太太们准不准？”哪有不准的！本家小姐出家，那才是大事。王夫人听说惜春要出家，她说：“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家，还了得！”不准。只因惜春以死力

争，她无可奈何才准了，见一百十七回。至于丫头，王夫人是主动问她们“谁愿跟姑娘修行”的。如今紫鹃自愿随往侍候，哪有不准的。自此以后，书里说，那紫鹃就“终身伏侍，毫不改礼”。可见惜春走入空门第一天的生活跟她在朱门末一天的完全一样。她仍是一个小姐。她和紫鹃这一对主仆，一起从朱门走向空门，主子与丫头的关系未变。她是以大和尚的身份走进佛门的。紫鹃则是小和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小和尚还会互相转化。小和尚可以变为大和尚。上引脂批中那句“年轻未任事也”是很可以注意的。如果年纪老大，当起住持来，就变成大和尚了。大和尚沦为小和尚，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都是共性的表现，不过，我们不着重研究他们的共性的一面。

我们也不谈小和尚的情况。我们说大和尚，那就是大和尚，与小和尚无关。大和小，从文字上看，似乎是量的差别，在我们这里，乃是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议论，凡是适用于大和尚的，一般就不适用于小和尚，反之亦然。因为大小之间有一个原则的区别：一方是统治者，一方是被统治者。例如，士大夫一般是与大和尚为师友。大尼姑当然也在内。根据《比丘尼传》所说，唐时的妙音就是与大官们结交的，她那门前的车马，“日百余乘”，看来比贾府门前还热闹。但是，士大夫不与小和尚为师友。黄宗羲的《平阳铁夫诗题辞》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 * *

士大夫也与大道士为师友，但是，我们也不谈大道士，

因为我们一般不谈道士，只谈和尚，用“和尚”一词代表了道士。

刚才说了，适用于大和尚的议论，例如与官府往来，与士大夫为师友等等，往往不适用于小和尚，也不适用于小道士，却适用于大道士。

佛教与道教，说起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来，那是不少的。

佛教到我国的时候，社会上已早有道教。道教秉承古代神仙家的传统，通过符箓和占星等等方式，制造迷信以欺人。佛教也搞这一套。魏晋南北朝时的佛图澄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在掌上涂药物，能看千里之外，还说能从铃声中所听吉凶。这一套本领，跟道士的没有什么不同。

道士炼丹，这是当然的，贾敬一生搞的就是这个玩艺儿。道士静坐调气。但是，佛家也搞这一套，天台宗在这方面与道教徒完全一样，也讲炼丹，坐禅时也讲调气。

关于修道修佛的手续，为了简便，两者有同样的创见，都认为不在乎形式，只求达到目的。虽说和尚是出家人而道士是世外羽客，然而，他们以为，呆在家中过日子也不妨。道教徒如葛洪，他在《抱朴子》中说：“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仙乎？”又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佛家呢，禅宗南宗的大师慧能就曾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

其所以如此的道理，非常简单。他们在“术”方面相同，是由于他们在“学”方面相同。

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中，成仙成佛的目的是很相似的，都在于有所得，都在于过舒服而安逸的日子。葛洪《抱朴子》